



詩

一之五  
二之一

邶 召南

國風

服部文庫
117
166
3





117  
166  
3



毛詩註疏卷第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

以及時也。○標婢小反。徐符表反。梅木名也。韓詩作得。以及時者。從作標。說文標亦梅字。男女及時也。本或

下而誤。被皮寄反。○正義曰。作標有梅詩者。言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

以及時。謂紂時俗衰政亂。男女喪其配耦。嫁娶多不以時。今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俗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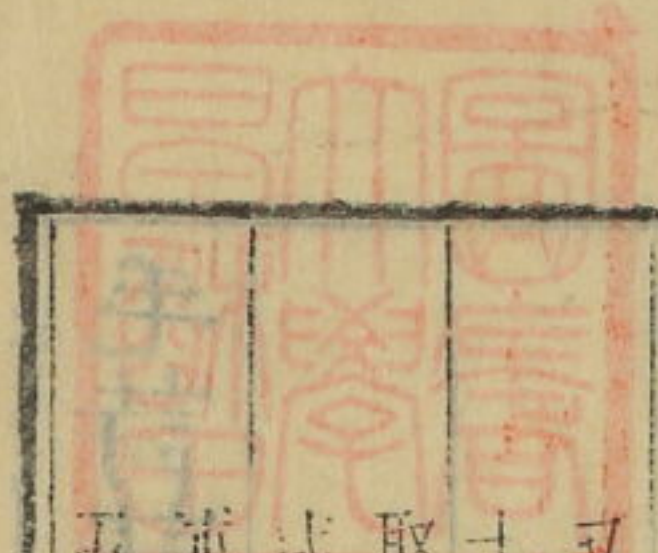
男女下有得以二字者。誤也。毛以卒章云三十之

毛詩疏

卷第一

及古





男二十之女為蕃育法二章為男年二十八九女  
 年十八九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以  
 梅落喻男女年衰則未落宜據男年二十五女年  
 十五矣則毛以上二章陳年盛正昏之時卒章蕃  
 育法雖在期盡亦是及時東門之楊傳云不逮秋  
 冬則毛意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水  
 泮殺止霜降九月也水泮正月也孫卿毛氏之師  
 明毛亦然以九月至正月皆可為昏也又家語曰  
 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水泮農業起昏禮  
 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位邶詩曰士如歸  
 妻迨冰未泮是其事也其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  
 二月者皆為期盡蕃育之法禮記云二十曰弱冠  
 又曰冠成人之道成人乃可為人父矣喪服傳曰  
 十九至十六為長殤禮子不殤父明男二十為初  
 娶之端又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而笄以十五為  
 成人許嫁不為殤明女十五為初昏之端矣王肅  
 述上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  
 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

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  
 是則晚矣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  
 數而已此皆取說於毛氏矣然則男自二十以及三  
 九女自十五以至十九皆為盛年其自季秋至於孟  
 春惟其所用不限其月若男三十女二十為期盡  
 蕃育雖仲春猶可行即此卒章是也又男女之昏  
 為賢淑與方類但男年二十以後女年十五以後  
 隨任所當嘉好則成不必要以十五六女配二十  
 一二男也雖二十女配二十之男三十之男配十  
 五之女亦可也傳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據其並  
 期盡者依周禮文為正鄭據周禮仲春為昏是其  
 正此序云男女婚以及時言及者汲汲之辭故三  
 卒章言夏晚大衰不復得婚待明年仲春亦是及  
 時也以梅實喻時之盛衰不以喻年若梅實未落  
 十分皆在喻時未有衰即仲春之月是也此經所  
 不陳既以仲春之月為正去之彌遠則時益衰近  
 則衰少衰少則似梅落少衰多則似梅落多時不

寺疏  
 卷之五  
 及古周



以嫁一作強嫁

可為昏則似梅落盡首章其實七兮謂在樹者七  
梅落仍少以喻衰也少謂孟夏也以去春近仍為  
善時故下句言迨其吉兮欲及其善時也二章言  
其實三兮謂在者唯三梅落益多謂仲夏也過此  
則不復可嫁故云迨其今兮今急辭恐其過此故  
急也又卒章頃筐既之謂梅十分皆落梅實既盡  
喻去春尤遠善亦盡矣謂季夏也不可復昏待至  
明年仲春故下句云迨其謂之箋云女年二十而  
無嫁端則有勤望之變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  
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由季夏時盡故至明年也  
季春亦非正時箋不以首章當之者以四月五月  
與春接連猶可以嫁五月則可以嫁明矣六月則  
為晚此篇三章宜一舉與一月故以首章為初夏  
二章為向晚此得以及時宜舉未以言之故不以  
為季春也所以於五月得為昏至六月則不可者  
以四月五月去春木一時故可以嫁故季夏去春  
遠矣故不得為昏知待至明年春者周禮媒氏仲  
春之月奔者不禁故知明年得行也鄭以仲春為

以

昏月故行露野有蔓草皆引周禮仲春之月令會  
男女之無夫家者又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下云  
有女懷春故以仲春為昏月也此首章箋云女年  
二十則依周禮書傳穀梁禮記皆言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故不從毛傳且女子十五正言許嫁  
不言即嫁也越語曰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  
娶父母有罪越王謂欲報吳之故特下此令又若  
女年皆十五而嫁越王欲速為昏何由乃下十七  
之期乎又諸經傳所以皆云三十二十都不言正  
嫁娶之年而皆為期盡也孫卿家語未可據信故  
據周禮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昏用仲春也案異義  
人君年幾而娶今大戴禮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  
二十而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又左傳說人君  
十五生子禮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謹案舜生三十  
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  
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昏所以重繼嗣鄭玄  
不駁明知天子諸侯十二而冠冠而生子大夫以  
下明從庶人法也行露之篇女以多露拒男此四



月五月而云猶可嫁者鄭志答張逸云行露以正言也標有梅以蕃育人民然則行露為不從男故以禮正拒之此為有故不及正時許之所以蕃育人民故也綢繆首章三星在天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二章三星在隅箋云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卒章三星在戶箋云五月之末六月之中與此三章喻時大同彼云不得其時此云及時者此文王之化有故不得以仲春者許之所以蕃育人民彼正時不行故為違禮事同意異故美刺有殊

標有梅其實七兮

**傳**

與也標落也盛極則墮落者梅也

尚在樹者七

**箋**

云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

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

**○**隋迨果反又徒火反

求我

庶士迨其吉兮

**傳**

吉善也

**箋**

云我我當嫁者庶眾迨

女子

顧一作願

及也求女之當嫁者之眾士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

二十雖夏未大衰

**○**迨音待韓詩云顧也

**疏**

標有至吉兮○毛以為墮落者是有

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在樹者七其三始落是梅始衰與女年十六七亦女年始衰求女之當嫁者之眾士宜及其此善時以為昏比十五為衰對十八九故為善此同與男女年舉女年則男年可知矣○鄭以梅落與時衰為異言墮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七未落已三分落矣而在者眾以與漸衰者善時此時雖衰其十分之中尚七分未衰唯三分衰耳而善者猶多謂孟夏之月初承春後仍為善時求我當嫁者之眾士宜及孟夏善時以承昏事○**箋**梅實至始衰○正義曰箋知不以梅記時者以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而經有三章宜一章喻一月若為記時則梅已有落不久則盡其實七兮與頃筐壁之正同一月非本歷陳及時之意故為喻也○**箋**我我當嫁者○正義曰言此者以女被文王之化



貞信之教興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之取已鄭恐有女自我之嫌故辨之言我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亦非女

自我標有梅其實三兮傳在者三也傳云此夏鄉

晚梅之隋落差多在者餘三耳傳今急辭也傳標有梅頃筐堅

之傳堅取也傳云頃筐取之謂夏已晚頃筐取之於

地傳堅許器反傳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傳不待備禮也三

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

以蕃育人民也傳云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

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

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傳○蕃音煩禁居

傳標有至謂之○毛以為隋落者是有梅此梅落盡

育之禮以取之求我當嫁者之眾士宜及其此時而

謂之以成昏謂者以言謂女而取之不待備禮○鄭

以隋落者是梅此梅落盡故頃筐取之於地以與漸

衰者善時此善時已盡故待至明年仲春以時已過

不可復昏故也求我當嫁者之眾士宜及明年仲春

女勤望之時謂女年二十而不嫁至明年仲春則有

勤望之憂宜及此時取之傳不待至人民○正義

曰傳先言不待備禮者解謂之意所以得謂之而

成昏者由不待備禮故也又解不待備禮之意言三

十之男二十之女禮雖未備年期既滿則不待禮會

而行之所以蕃育人民也謂多得成昏令其有子所

以蕃息生育人民使之眾多傳不待至不禁○正

義曰傳意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其年仲春即不待禮

會而行之故鄭易之言不待禮會而行之謂明年仲



春始不待禮會之也。又稱不待禮者，禮雖不備，相奔不禁。卽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相奔者，是也。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行下孟反。註同。小星二章章五句。至其心矣。○正義曰：作小星詩者，言夫人以恩惠及其下賤妾也。由夫人無妬忌之行，能以恩惠接及其妾，令得進御於君，故賤妾亦自知其禮命與夫人貴賤不同，能盡其心以事夫人焉。言夫人惠及賤妾，使進御於君，經二章上二句是也。衆妾自知卑賤，故抱衾而往，御不當夕，下三句是也。既

星 星

荷恩惠，故能盡心。述夫人惠下之美，於經無所當也。此賤妾對夫人而言，則總指衆妾。媵與姪娣皆為賤妾也。曲禮下云：公侯有妾，謂在九女之外。若內司服女御，註以衣服進者，彼暫時之事，不得次序。進御明不在此賤妾之中。○命謂禮命，貴賤。○正義曰：命謂貴賤者，夫人禮命，貴與君同，故稱曰小君。衆妾則賤，故喪服註云：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也。妾之貴者，夫人姪娣也。卽喪服所謂貴臣賤妾也。左氏皆言以夫人之姪娣為繼室，明其貴也。何休云：夫人無子，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立左媵之子，以二媵為貴，與禮不合。故韓奕箋：獨言娣舉其貴者，是姪娣貴於媵之義。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

嘒，四時更見。云：衆無名之心，隨心嘒在天，猶諸妾

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嘒



敢時

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

○嗥呼惠反  
蜀張救反又

都豆反爾雅云嗥謂之柳更音  
庚下同見賢遍反下同宿音秀肅肅宵征夙夜在公

**寔命不同**傳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不得同

於列位也箋云夙早也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

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不同也

几妾御於君不當夕○寔是職反韓詩作實云有也疏

○嗥彼至不同  
○正義曰言

嗥然微者彼小星此星雖微亦隨三星之心五星之  
嚙以次列在天見於東方以典禮命卑者是彼賤妾  
雖卑亦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所由夫人不妬忌  
惠及故也衆妾自知已賤不敢同於夫人故肅肅然  
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夜來早往或夜往而早來  
不敢當夕是禮命之數不得同於夫人故也○傳

心

微至更見○正義曰此言小星故為微貌雲漢傳曰

嘒星貌者以宣王仰視不止小星故直言星貌兼大

星皆在也嘒之為貌不甚大明比於日月為小故大

星小星皆得為小貌知三為星者下章云維參與昴

昴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昴也五既非昴則三亦非

參列宿之大房心參伐三既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

三謂心也綢繆傳曰三星參也者以其刺昏姻不得

其時舉正時以刺之冬日之昏在天在戶唯參為然

故知非心也三星在罽皆為心實三星而傳不明

說蓋從此為心以其心稱三為正故此稱三以對參

也箋則三皆為心以其心實三星而列宿之尊故元

命苞曰心為天王公羊又云心為大辰故言三星此

及綢繆若之華皆云心也知五是嚙者元命苞云柳

五星釋天云味謂之柳天文志曰柳謂鳥喙則喙者

柳星也以其為鳥星之口故謂之喙心東方之宿柳

南方之宿著明者故以比夫人也言四時更見者見

連言在東恐其俱時在東故云四時之中更迭見之

○衆無至更見○正義曰經言在東箋云在天者



在東據初見之方此不取所見之方為義直取星之在天似婦人之道於夫故變言在天綢繆言三星在天傳曰見於東方者彼取記候須所在之方為義故變言在東經取其韻註說其義故皆反其經也又心在東方三月時喙在東方正月時是不同時見也二者同在春見但異月耳云四時者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因明二十八宿更迭而見不止於心喙也○傳命不得同於列位○正義曰雖同事於君夫人貴而妾賤禮命之數不得同於行列等伍○諸妾至當夕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師奏鷄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言或早或夜在於君所者謂諸妾夜晚始往及早來也亦異於夫人也或以為早謂夜初妾有貴賤往有早晚知不然者以其詩言夙夜者皆記昏為夜景初為早未有以初昏為夙者又序云知其命有貴賤與此寔命不同一也明此亦不同於夫人

鏡一作旒

非妾中自不同也言凡妾御於君不當夕者解所以夜晚乃往之意由妾御於君不當夕故也內則云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註云避女君之御日與此不同者彼妻不在妾不往御此自往御之時不敢當夕而往文取於彼義隨所**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傳參伐也證亦斷章之義也云此言眾無名之星亦隨伐雷在天○參昴雷也反星名也一名伐昴音耶徐又音茅一名雷二星皆西方宿也雷如字又音柳下同○昴雷○正義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為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為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註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孔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曰伐為大辰皆互舉相見之文也故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為言雷

毛詩疏 卷之五 八 及古閣



言物成就繫雷是也彼昂雷言物成就繫雷是也彼昂雷肅肅宵征抱衾與禰寔肅肅宵征抱衾與禰寔

命不猶命不猶衾被也禰禰被也猶若也衾被也禰禰被也猶若也

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

卑異也卑異也○衾起金反禰直雷反徐○衾起金反禰直雷反徐

日錦衾爛兮是衾為卧物故知為被也今名曰被古日錦衾爛兮是衾為卧物故知為被也今名曰被古

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以衾既是被禰亦宜為卧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以衾既是被禰亦宜為卧

物故為禰被也○禰牀帳○正義曰鄭以衾既為物故為禰被也○禰牀帳○正義曰鄭以衾既為

被不宜復云禰被也漢世各帳為禰蓋因於古故以被不宜復云禰被也漢世各帳為禰蓋因於古故以

為牀帳鄭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為牀帳鄭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

帳進御於君有常寢何其碎答曰今人名帳為禰雖帳進御於君有常寢何其碎答曰今人名帳為禰雖

古無名被為禰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古無名被為禰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

漢抱帳也是鄭之改傳之意云施者因之內則註云漢抱帳也是鄭之改傳之意云施者因之內則註云

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

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五日之中一夜夫人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五日之中一夜夫人

四夜媵妾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而往其後四夜媵妾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而往其後

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既滿其來者又抱之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既滿其來者又抱之

而還以後夜夫人所專不須帳也所施帳者為二人而還以後夜夫人所專不須帳也所施帳者為二人

共侍於君有須在帳者妾往必二人俱往不然不須共侍於君有須在帳者妾往必二人俱往不然不須

帳故天子九嬪以下九人一夜明九人更迭而往來帳故天子九嬪以下九人一夜明九人更迭而往來

矣其御望前先卑望後先尊宜二媵下姪娣畢次二矣其御望前先卑望後先尊宜二媵下姪娣畢次二

媵次夫人下姪娣次夫人望後乃反之則望前最賤媵次夫人下姪娣次夫人望後乃反之則望前最賤

妾抱帳往貴者抱之還望後貴者抱之往賤者抱之妾抱帳往貴者抱之還望後貴者抱之往賤者抱之

還帳為諸妾而有異於夫人也還帳為諸妾而有異於夫人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

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

毛詩流

卷之五九

及古圖

自悔也

勤者

以已宜媵而不得心望之

○汜音祀江水



名媵音孕又繩證反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二  
國媵之媵都狄反正夫人也下同沱徒何反江水  
之別也江有沱三章章五句至自悔○正義曰  
篇內同作江有沱詩者言美媵也美其勤而不  
怨謂宜為媵而不得行心雖勤勞而不怨於媵故  
媵亦能自悔過謂悔其不與俱行也當文王之時  
江沱之間有媵不以其媵備妾御之數媵遇憂思  
之勞而無所怨而媵有所思亦能自悔過也此本  
為美媵之不怨因言媵之能自悔故美媵而後兼  
媵也媵謂妻也媵謂妾也謂之媵者以其從媵以  
送為名也故士昏禮註云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媵  
姊妹謂之媵也士昏禮云雖無姊妹先言媵若無  
姊妹猶先媵是士有姊妹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  
夫撫姪姊是大夫有姪姊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取  
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各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  
為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姪姊亦為媵也此言  
媵媵不指其諸侯大夫及士庶雖文得兼施若大  
人宜與小星同言夫人此直云有媵似大夫以下

水  
福一作富

但無文以明之媵之行否所由媵者媵尊專妬抑  
之而不得行後思之而悔也勤勞一也勤者心企  
望之望之而不得所以成勞故云遇勞也不以其  
媵備數經三章次二句是也媵亦自悔皆卒句是  
也首章一句為下而設遇勞不怨  
經無所當稱美媵之本心耳

江有沱

興也決復入為沱

云興者喻江水大沱水

小然得並流似媵媵宜俱行

○決古宄反又音宄復

反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媵能自悔也

云之子是子也是子謂媵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

與也江有至也悔○正義曰江水大似媵沱水小

俱行言是子媵妻往歸之時不共我以俱行由不以  
我俱去故其後也悔○決復入為沱○正義曰釋

毛詩流

卷之五

及古閣



水文也。此毛解汜之狀，其與鄭同。知毛不以與夫  
人初過而後悔者，以後悔之文下章自見，故不解。

**江有渚**。傳渚，小洲也。水岐成渚。云江水流而渚留。

是嫡與已異心，使已獨留不行。○渚，諸呂反。韓詩云：一溢一否曰渚。渚，小

洲也。本或無此註。水岐如字，何音其宜反，又音祗。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

後也。處。傳處，止也。云嫡悔過自止。江有沱。傳沱，江

之別者。云岷山道江東別為沱。岷本又作嶧。武

徒報反。本亦作導。下篇註同。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云嘯，感口而出聲。嫡有所息而為之，既覺自悔而歌。

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過音戈。下文同。嘯，蕭

叫反。沈蕭妙反。感，子六

反本亦作蹴。解革買反。又  
閑買反。說始拙反。又音悅。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

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無禮者為

不由媒妁，鴈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麕

作麕，又作麋，俱倫反。麕獸名也。草木疏云：麕，麕也。

青州人謂之麕，惡鳥路反。下同。被，皮寄反。劫脅，上

居業反。下。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

許業反。何至惡無禮。○正義曰：作野有死麕，

詩者言惡無禮，謂當紂之世，天下大亂，彊暴相陵，

遂成淫風之俗，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其貞女猶

惡其無禮。經三章皆惡無禮之辭也。○無禮至

紂之世。○正義曰：經言吉士誘之女，息媒氏導之。

昏一作婚  
詔



故知不由媒妁也。息其麋肉為禮，故知鴈幣不至也。欲令舒而脫脫兮，故知劫脅以成昏也。箋反，經為說而先媒後幣，與經倒者，便文見昏禮先媒經主惡無禮，故先息所持之物也。或有俗本以天下大亂以下，同為鄭註者，誤定本集註皆不然。

**野有死麋，白茅包之。**傳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

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麋，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

其

潔清也。云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

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麋肉

為禮而來。包通茅反，裹音果，殺所戒反。徐有女懷

**春，吉士誘之。**傳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也。云

呈

道一作導，下道成同。

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

時無禮而言然。音誘野有至誘之○毛以為皆惡

猶須禮以將之，故貞女欲男於野田中有死麋之肉，

以白茅裹之為禮而來也。既欲其禮，又欲其及時，故

有貞女，思開春以禮與男會，不欲過時也。又欲令此

吉士先使媒人道成之，不欲無媒妁而自行也。○鄭

唯懷春為異，言思仲春正昏之時，以禮與男會也。餘

與毛同，言春據成昏之時，吉士誘之，乃於納采之先

在春前矣。但以昏時為重，故先言懷春也。此詩所陳

皆是女之所欲，計有女懷春之文，應最在上。但昏禮

主於交接，春是合昏之時，故以女懷配春為句。見春

是所息之主，其實裹束麋肉亦是女之所息，故箋云

貞女之情欲令以白茅裹束死麋肉為禮而來是也。

傳凶荒至潔清。○正義曰：解以死麋之意，昏禮五

禮用鴈，唯納徵用幣，無麋鹿之肉，言死麋者，凶荒則



將行之故欲得用麋肉也此由世亂民貧故思以麋肉為鴈幣也故有狐序曰古者凶荒則殺禮多昏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昏娶者多是也傳又解野中所以有死麋者由羣聚於田獵之中獲而分得其肉續人註云齊人謂麋為獐則麋是獐也必以白茅包之者由取其潔清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以供祭祀明其潔清○**傳**春不暇待秋○正義曰傳以秋冬為正昏此云春者此女年二十期已盡不暇待秋也此思春思開春欲其以禮來若仲春則不待禮會而行之無為思麋肉矣此女惡其無禮恐其過晚故舉春而言其實往歲之秋冬亦可以為昏矣釋詁云誘進也曲禮註進客謂導之明進導一也故以誘為導也○**傳**有貞至言然○正義曰箋以仲春為昏時故知貞女思仲春之月以禮與男會也言吉士誘之者女欲令吉士使媒人導達成昏禮也疾時無媒故言然也言懷春自思及時與男會也言誘之自吉士遣媒也非謂仲春之月始思

一本無包字

遣媒何者女十五許嫁已遣媒以納采二十仲春始親迎故知非仲春月始思媒也吉士者善士也述女稱男之意故以善士言之士如歸妻求我庶士皆非女所稱故不言吉卷阿云用吉士謂朝廷之士有善德故稱**林有樸楸野有死鹿白茅純束****傳**樸楸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箋**云樸楸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為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麋也純讀如屯○樸蒲木反又音僕楸音速舊徒本反沈徒**有女如玉****傳**德如玉也**箋**云如玉者尊反云屯聚也**疏**林有至如玉○正義曰言凶荒殺取其堅而潔白**禮**非直麋肉可用貞女又欲男子於林中有樸楸小木之處及野之中有羣田所分死鹿之肉以白茅純束而裹之以為禮而來也由有貞



女堅而潔白，德如玉然，故惡此無禮。欲有以將之。○  
 榦，榦也。有心能溼，江河間以作柱。孫炎曰：榦，榦一名  
 心是榦。榦為木名也。言小木者，以林有此木，故言小  
 木也。林有榦，榦謂林中有榦之木也。故箋云：榦，榦  
 之中及野有死鹿，不言林者，則林與榦為一也。知  
 不別者，以榦木名若一木，不得有死鹿。若木眾，即  
 是林矣。不得林與榦並言也。且下云：有死鹿，言有  
 足得蒙林。林下之有，不為鹿施，明是林中有榦之  
 處也。榦與林不別，正月箋云：林中大木之處，此小  
 木得為林者，謂林中有此小木，非小木獨為林也。此  
 宜云：林中，小木之處。○純讀如屯。○正義曰：純讀  
 為屯者，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為屯。取肉而裹束之，故  
 傳云：純束猶包之。○如玉至潔白。○正義曰：此皆  
 比白玉比之者，比其堅而潔白。弁師云：五采玉，則非一色。獨  
 箋云：玉有五德，不云堅而潔白者，舒而脫脫兮，舒  
 以男子百行不可止，貞潔故也。

飾別作巾或作市恐誤

徐也。脫脫，舒遲也。云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然

舒也。又疾時無禮，彊暴之男相劫脅。○脫勅外無感

我悅兮。傳感動也。悅，佩巾也。云奔走失節，動其佩

飾。○感如字，又胡坎反。無使尤也。吠。傳尤，狗也。非禮

相陵則狗吠。○吠，符廢反。此舒而至也。吠，○正義曰

劫脅，言吉士當以禮而來，其威儀舒遲而脫脫兮，無

動我之佩巾兮，又無令狗也吠，但以禮來，我則從之。

疾時劫脅成昏，不得安舒，奔走失節，動其佩巾，其使

尤也。吠，已所以惡之，是謂惡無禮也。○傳脫脫，舒遲

○正義曰：脫脫，舒遲之貌，不言貌者，畧之。采，繫傳曰

僅，僅竦敬，祁祁，舒遲亦畧而不言貌，定本脫脫，舒貌

有貌字，與俗本異。○傳悅，佩巾也。○正義曰：內則云子

事父母，婦事舅姑，皆云左佩紛悅，註云：悅，拭物之巾。



王 者

又曰女子設帷於門右然則悅者是巾為拭物名之曰悅紛其自佩之故曰佩巾○**圖**龍狗至狗吠○正義曰龍狗釋畜文李巡曰龍一名狗非禮相陵主不迎客則有狗吠此女願其禮來不用驚狗故鄭志答張逸云正行昏禮不得有狗吠是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禮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蕭雝之德

**也** **圖** 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鞞面績總服則褕

翟○禮如容反韓詩作莪莪音戎說文云衣厚貌王姬音基王姬武王女姬周姓也杜預云王姬以此為尊雖王姬一本作雖則王姬車音居他皆故此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

從一作後

全疑今 土 主

毛詩疏

卷之五十五

野有死麕

車音尺奢反云舍也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繫本或作繼下王遐嫁反註同厭於葉反翟庭歷反厭翟王后五路之第二者也翟雝也次其羽相迫故曰厭也繪本又作績戶妹反畫文也總作孔反褕翟音遙翟何彼禮矣三章或作狄王后六服之第二也○正義曰作何彼禮矣詩者美王姬也以其雖則王姬天子之女亦下嫁於諸侯其所乘之車所衣之服皆不繫其夫為尊卑下王后一等而已其尊如是猶能執持婦道以成蕭敬離和之德不以已尊而慢人此王姬之美即經云曷不肅離王姬之車是也定本雖王姬之美無則字此詩主美肅離之德因言顏色之美以善道相求之事敘者本其作意畧不言耳王姬者王女而姬姓春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杜預云不稱字以王為尊是也言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者以諸侯之女嫁於諸侯是其常令雖則王姬之尊亦下嫁於諸侯亦謂諸侯王也然上無二王王姬必當嫁於諸侯言雖則者欲美



王車

其能執婦道故言雖則為屈尊之辭言下嫁於諸  
 侯雖嫁於王者之後亦是也禮記註云周女因魯  
 嫁卒服之如內女天子為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  
 乃服之則王姬嫁於王者之後似非下嫁言王姬  
 必下嫁者必二王之後通天三統自行正朔有與  
 天子敵義其實列土諸侯不得純敵天子亦為下  
 嫁也因姊妹女子有恩二王後有敵義故服之  
 非實敵也若二王之後嫁女於諸侯爵雖尊非下  
 嫁也故魯之孝惠娶於商及宋人來勝皆無異於  
 諸侯也然得行禮樂唯祭為然也此王姬體王之  
 尊故下王后一等不繫夫之尊卑唯二王後之夫  
 人得與王后同亦降一等不繫於夫也此時齊侯  
 子未為諸侯若為諸侯其夫人車服自當下王后  
 一等娶本王姬車服不為繫於夫也天子尊無二  
 上故其女可下王后一等若諸侯之女下嫁則各  
 從夫之爵不得下其母一等也何休云天子嫁女  
 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  
 人繼嗣之路皇南謚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

公王姬宜為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所  
 出未可據信也或以尊故命同族為媵○下王  
 后至禴翟○正義曰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  
 之六服禕衣為上禴翟次之今言下王后一等故  
 知車乘厭翟服則禴翟也巾車職云王后之五路  
 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居彫面鷩總皆  
 有容蓋註云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  
 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為當面飾也彫  
 者畫之不龍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  
 鄭司農云錫馬面錫也鷩總者青黑色以繒為之  
 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幘車山東謂之裳  
 幘或曰潼容玄謂朱總績總其施之如鷩總車衡  
 鞞亦宜有馬績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  
 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  
 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  
 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  
 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以盛之也  
 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矣巾車

毛詩疏

卷之五十六

及古閣



又云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總有嬰羽蓋註云翟車以出桑輦車宮中所乘此王后五等車所用也其諸侯之夫人始嫁及常乘之車則無文說者各為其見崔靈恩以為二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先王之上車魯之夫人乘重翟知者以魯夫人服禕衣與王后同故知車亦同也其同姓異姓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所用助祭饗賓朝見各依差次其初嫁之時侯伯以下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知者以士妻乘墨車上攝大夫之車故也崔又一解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其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案鄭註中車引詩翟裼以朝謂厭翟也衛是侯爵故厭翟翟氏後解與鄭註同既不上攝鄭註中車云乘翟裼之車以盛之者以乘祭祀之車故言盛也二劉以五等諸侯夫人初嫁皆乘厭翟與鄭不合其二公之妻與子男同其孤妻夏象卿妻夏縵大夫墨車士乘棧車初嫁皆上攝一等其始嫁之衣皆以祭服加以纁衽約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衽故也

其諸侯夫人用自祭之服卿大夫之妻用助祭之服此序以經有王姬之車故因言車服謂嫁時之車服耳若其在國則繫於其夫各從其爵也

何彼禮矣唐棣之華傳興也禮猶戎戎也唐棣移也傳

云何乎彼戎戎者乃移之華興者喻王姬顏色之美

盛傳○棣徒帝反字林大因反華如字移音移一音曷是兮反郭璞云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曷

不肅雝王姬之車傳肅敬雝和傳云曷何之往也何

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

和傳○車協韻尺奢反又音居武反傳何彼至之車○古讀華為敷與居為韻後放此傳正義曰何乎彼

戎戎者乃唐棣之華以興王姬之顏色亦如此華然王姬非直顏色之美又能執持婦道何事不敬和乎

毛詩疏 卷之五 十七 及左閣

云



王姬往乘車時則已敬和矣以其尊而適卑恐有傲  
 慢今初乘車時已能敬和則每事皆敬和矣○**傳**禮  
 猶戎戎○正義曰以戎戎者華形貌故重言之猶柏  
 舟以汎為汎汎之義言戎戎者毛以華狀物色言之  
 不必有文○**傳**唐棣棣○正義曰釋木文舍人曰唐  
 棣一名棣郭璞曰今白棣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棣○  
 何不至敬和○正義曰詩美王姬肅雖非云何事  
 不敬和平言事事皆敬和王姬始乘車則已敬和後  
 至齊侯之家自然敬和故樂記云肅肅何彼禮矣華  
 敬也雖離和也夫敬與和何事不行也

**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

孫適齊侯之子**傳**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

子顏色俱盛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疏**何彼至之

日言何乎彼戎戎者其華之色如桃李華也以興王  
 姬顏色之盛與齊侯之子誰能有此顏色者是平王

之孫與齊侯之子耳上章言唐棣之華此章不言木  
 名直言華如桃李則唐棣之華如桃李之華也以王  
 姬顏色如齊侯之子顏色故舉二木也箋云華如桃  
 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是以華比華然  
 後為興○**傳**平正也**傳**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正  
 義曰此文王也文者諡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  
 故以德能正天下則稱平王鄭志張逸問箋云德能  
 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答曰德能平正天  
 下則稱為平故以號文王焉又大誥註受命曰寧王  
 承平曰平王故君奭云割申勸寧王之德是文王也  
 又洛誥云佅來恣殷乃命寧即云予以秬鬯二卣曰  
 明禮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則乃命寧兼文武矣  
 故註云周公謂文王為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為寧王  
 此一名二人兼之武王亦受命故亦稱寧王理亦得  
 稱平王但其鈞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無文耳

**傳**伊維緡綸也**箋**云鈞者以此有求於彼何以為之



其鈞音弔精呼

乎以絲之為綸則是善鈞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子以善道相求。○緡亡貧反。其鈞至之孫。○正義曰。綸音倫。繩也。其鈞魚之法。維何以為乎。維以絲為繩。則是善鈞。以興其娶妻之法。亦何以為之乎。維以禮為之。則是善娶。鈞者以此有求於彼。執絲綸以求魚。娶者以已有求於人。用善道而相呼。誰能以善道相求呼者。乃齊侯之子。求平王之孫。上章主美王姬適齊侯之子。故先言平王之孫。此章主說齊侯之子。以善道求王姬。故先言齊侯之子。○傳。緡綸。○正義曰。釋言文。孫炎曰。皆繩名也。故采綠箋云。綸釣繳。抑又云。言緡之絲。傳曰。緡被者。以在染糸木。宜被之以弦。故云緡被謂被絲為弦也。綸禮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謂耆夫所佩。與此別。

何彼禮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

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

騶虞。則王道成也。○應者。應德自遠而至。○騶側。畱反。周。

書王會。草木疏。並同。又云。尾長於身。不履生草。尚書大傳云。尾倍於身。應應對之。應註皆同。朝直遙反。治直吏反。被皮寄反。蕃音煩。多也。蒐所畱反。春獵為蒐。田獵也。杜預云。蒐索擇取不孕者也。穀梁傳云。四時之田。春日田。騶虞二章章三句。至道夏田。苗。秋曰蒐。冬曰狩。成。○正義曰。以騶虞處末者。見鵲巢之應也。言鵲巢之化。行人倫。夫婦。既已得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皆蕃息。而殖長。故國君蒐田以時。其仁恩之心。不忍盡殺。如騶虞然。則王道成矣。鵲巢之化。謂國君之化。行於天下也。人倫既正。謂夫。人。均。一。不。失。其。職。是也。朝廷既治。謂以禮自防。聽訟決事。是也。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謂羔羊以下也。此處騶虞於末。以為鵲巢之應。以故歷序鵲巢以下。然後言騶虞。

毛詩疏 卷之五 十九 賦 騶虞



當篇之義由文王之化被於天下也故得庶類蕃殖即犯穢是也國君蒐田以時即章首一句是也仁如騶虞天下二句是也言王道成者以此篇處末故總之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又蒙其澤仁心能如騶虞則王化之道成矣所謂周南召南王化之基也○應者至而至○正義曰敘解德為應之意故箋解應者應國君之德若自遠而至然非實至也

彼茁者葭

**傳**

茁出也葭蘆也

**箋**

云記蘆始出者著春田

之早晚

**傳**○茁側劣側刷二反葭音加蘆音盧草也著張慮反後不音者倣此

壹發五豝

**傳**

豝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

**箋**

云君射一

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

如字徐音廢豝百加反牝頻忍反徐扶死反射食亦反

于嗟乎騶虞

**傳**

騶虞義

出

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于嗟者美之也

**傳**

彼茁至騶虞○正義曰言彼茁茁草生之時出田獵壹發矢而射五豝獸五豝唯壹發者不忍盡殺仁心如是故于嗟乎歎之歎國君仁心如騶虞騶虞義獸不食生物有仁心國君亦有仁心故比之○茁出葭蘆○正義曰謂草生茁茁然出故云茁茁也非訓為出葭蘆釋草文李巡曰葭初生○豝牝至之發○正義曰豝牝曰豝釋獸文又解

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由虞人翼驅五豝以待公之發矢故也多士云敢翼殷命註云翼驅也則此翼亦為驅也知有驅之者吉日云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傳曰驅禽而至于天子之所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曰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之射又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故知田獵有使人驅禽之義知虞人驅之者以田獵則虞人之事故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天子田獵使虞



人則諸侯亦然故駟鐵箋云奉是時壯者謂虞人田僕云設驅逆之車則僕人設車虞人乘之以驅禽也言驅逆則驅之逆之皆為驅也○君射至之至○正義曰解云君止一發必翼五犯者戰禽獸之命必云戰之者不忍盡殺令五犯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亦不盡殺之猶如戰然故云戰禽獸之命也而必云戰之者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駟虞至應之○正義曰白虎西方毛蟲故云義獸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犯言多賢也射義註及答志皆喻得賢多引詩斷章也言不食生物者解其仁心故序云仁如駟虞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者駟虞之為瑞應至信之德也陸機云駟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彼

**萬者蓬**蓬草名也○蓬蒲東反**壹發五縱**一歲曰縱云豕生三曰縱○縱子公反徐又在容反字又作縱同于嗟乎駟虞

**豕**一歲曰縱○正義曰傳以七月云言私其縱獻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縱獻豕於公明其大故彼與還傳皆云三歲曰豕伐檀傳曰三歲曰豕蓋異獸別名故三歲者有二名也大司馬職註云一歲為豕二歲為豕三歲為豕四歲為肩五歲為慎其說與毛或異或同不知所據○豕生三曰縱○正義曰箋以豕一特郭璞曰豕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鄭志張逸問豕生三曰縱不知母豕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縱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為縱一解雖生數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其縱謂小時此國君蒐田所射未必小也釋獸麇鹿皆云絕有力者麇則有懸特謂豕生一名獻豕從兩肩為麇麇鹿也絕有力者非三歲矣肩麇字雖異音實同也

駟虞二章章三句

毛詩疏 卷之五 廿一 駟虞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三言正 卷一之五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註疏卷第二 二之一 一之五

毛詩註疏卷第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陸曰鄭云邶鄘衛者殷紂畿內地名屬古冀州自紂城而北曰邶南曰鄘東曰衛衛在汲郡朝歌縣時康叔止封于衛其末子孫稍并兼彼二國混其地而名之作者各有所傷從其本國而異之故有邶鄘衛之詩王肅同從此訖幽七月十二國並變風也○邶蒲對反本又作邶字林方代反

邶鄘衛譜

曰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



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如志之言故知畿內以畿內故知方千里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以詩言楚丘桑中淇水漕浚皆在山東故皆云在大行之東大行屬冀州地理志云即紂都而西不踰大行者蓋其都近西也○北踰衡漳○正義曰鄭注禹貢云衡漳者漳水橫流地理志云漳水在上黨潞縣太暉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以漳水自上黨而過鄴城之北南距紂都百餘里耳故知踰之○東及兗州桑土之野○正義曰禹貢兗州云桑土既蠶注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僖三十一年衛遷于帝丘杜預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也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正義曰此皆史記衛世家文○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正義曰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

監則三監者武庚為其一無霍叔矣王肅服虔皆依志為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祿父祿父不自監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已外更有三人為監祿父非一監矣古文尚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以管蔡霍三叔為三監明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長然則書敘唯言伐管叔蔡叔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王制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謂使大夫三人監州長也此為殷民難化且使監之武庚又非方伯不與王制同也史記云武王為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乃令弟管叔蔡叔傳相之三其地置三監則三叔各監一國不知所監之國為誰也地理志雖云管叔尹鄘蔡叔尹衛以武庚在三監之中未可據信則管蔡所監不足明矣故鄭不指言之監者且令監之非所封也封即管蔡霍是也○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正義曰此

毛詩疏

卷二十一

及古蜀



無文也。以詩人之作自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衛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今為郡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鄘曰：在彼中河。鄘境在南明矣。都既近西，明不分國。故以爲鄘在北。三國之境，地相連接。故鄘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淇奧，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漕地在鄘也。而鄘曰：土國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河水瀾瀾，宣公作臺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事，作爲自歌。其土也。王肅服虔以爲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之西迫於西山，南附洛邑。檀伯之封，溫原樊州皆爲列國。鄘風所興，不出于此。鄭義爲長。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正義曰：此皆金縢之文。唯見周公將攝政一句，非耳。彼注云：管國各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言公將不利。

約一作的

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謂成王也。知管叔周公之兄者，孟子文也。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禾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正義曰：知者，準約金縢之文。如鄭注：金縢，周公初出成王年十三，避居二年。成王十四，秋大熟，遭雷風，成王迎而反之。是成王年十五，避居三年。云二年者，不數初出之年故也。三監導武庚叛。正義曰：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注云：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開導淮夷與俱叛。居攝一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又書傳曰：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矣。傳曰：管蔡祿父遂與三監叛，則三監亦導之矣。故左傳曰：管蔡啓商，蕙間王室是也。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正義曰：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注云：黜殷命，謂誅武庚是也。既殺武庚，復伐三監爲異時。伐者以書序黜殷命，伐管蔡，別文言之，明非一。

詩流

卷之二

及古周



其  
時也。殺武庚伐三監，皆在攝政二年。故書傳曰：二年，克殷。注云：誅管、蔡及祿父等也。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毀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正義曰：以未可建諸侯，故置三監。今既伐三監，明於此建諸侯矣。書序曰：成王既伐管、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康誥攝政二年，伐管、蔡，四年建侯於衛，則伐管、蔡封康叔異年，而書序連言之者，注云：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王肅、康誥注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衛侯，鄭無明說，義或當然。或者康諡也，言爲之長者，以周公建國不過五百里，明不以千里之地盡封康叔，故知更建諸侯也。妹邦於諸國屬，鄘、酒誥命康叔云：明大命于妹邦。注云：妹邦者，紂都所處，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是康叔并監鄘也。又季札見歌鄘，鄘衛言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故知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正義曰：以康叔不得二國，故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邾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邾、淇、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

故得兼彼二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不必邾、鄘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漸并於衛，不必一時滅之，故云稍并兼也。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邾、鄘之民於洛邑，故邾、鄘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卽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爲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正義曰：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建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子頃侯立，除頃侯，故七世也。又曰：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故知當夷王時，此鄭數君世諸國不同，齊、陳并數有詩之君，此及曹不數，頃公共公又不數，及魯則并數，此皆隨便而言，不爲例也。○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邾、鄘、衛之詩焉。○正義曰：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

毛詩疏 卷之二十四 及古詩



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  
 是二國之人作矣女在他國衛人得為作詩者蓋大  
 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為之作歌也唯載馳  
 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  
 列女傳稱夫人所親作或是自作之也若許穆夫人  
 所作而得入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  
 屬鄘也木瓜美齊猗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不入所  
 述之國許穆夫人之詩得在衛國者以夫人身是衛  
 女辭為衛發故使其詩歸衛也宋襄之母則身已歸  
 宋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焉并鄘分爲  
 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之者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無  
 鄭名又皆國小土風不異不似鄘鄘之地大與衛同  
 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鄘鄘其實衛也故序  
 每篇言衛明是衛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  
 也其秦仲陳佗皆以字配國當諡號之稱非爲國名  
 而施也若異國之君必以國配諡恐與其君相亂若  
 河廣宋襄木瓜齊桓猗嗟魯莊公之輩是也三國如  
 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爲先故世家頃侯卒子

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襲  
 攻共伯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爲衛侯是爲武  
 公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鄉在前也鄘柏舟與淇  
 奧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  
 之前故鄘次之衛爲後也凡編詩以君世爲次此三  
 國當其君之時或作或否其有詩者各於其國以君  
 世爲次也世家曰武公卽位修康叔政百姓和集五  
 十年卒子莊公楊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是爲桓  
 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黜之十六年州吁襲殺桓  
 公而自立九月殺州吁于濮迎桓公子晉於邢而立  
 之是爲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四年奔  
 齊立公子黔牟黔牟立八年惠公復入三十三年卒  
 子懿公赤立九年爲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爲戴  
 公元年卒立弟燬是爲文公此其君次也序者或以  
 事明主或言其謚或終始備言或與初見末義相發  
 明要在理著而已若一君止一篇者明言號諡多則  
 文有詳略邶柏舟云頃公之時則頃公詩也綠衣云  
 莊姜傷已妾上僭當莊公時則莊公詩也詩述莊姜



而言而作故序不言莊公也燕燕云莊姜送歸妾也妾非夫人所當出出不當夫人送今云送歸妾明子死乃送之是州吁詩也日月終風擊鼓序皆云州吁凱風從上明之皆州吁詩也雄雉匏有苦葉序言宣公舉其始新臺二子乘舟復言宣公詳其終則谷風式微旄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在其間皆宣公詩也鄘柏舟云共伯蚤死其妻守義明武公時作則武公詩也牆有茨公子頑通於君母君母則惠公母則惠公詩也鶉之奔奔云宣姜亦是惠公之母則君子偕老桑中在其間亦皆惠公詩也定之方中蝮蝮相鼠平旄序皆云文公文公詩可知載馳序云懿公為狄人所滅露於漕邑則戴公詩也在文公下者後人不盡得其次第爛於下耳衛淇奧云美武公則武公詩矣考樂頌人序皆云莊公則莊公詩也氓云宣公之時則宣公詩也竹竿從上言之亦宣公詩也芄蘭刺惠公則惠公詩也河廣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母雖父所出而文繫於襄公明襄公即位乃作襄公以魯僖十年即位二十一年卒終始當衛文公則文公詩

矣伯兮云為王前驅有狐序云衛之男女失時皆不言諡在河廣木瓜之間則似文公詩矣但文公惠公之時無從王征伐之事惟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當宣公時則伯兮亦宣公詩也伯兮既為宣公詩則有狐亦非文公詩也文公滅而復興詩無刺者不得有男女失時之歌則有狐亦宣公詩也與伯兮俱爛於此本在芄蘭之上序者於氓舉國公以明下故不復言宣公耳推此則換爛在作序之後故舉上明下若本第於此則伯兮宜言諡以辨嫌不宜越芄蘭河廣而蒙氓詩之序也木瓜云齊桓公救而封之則文公詩也故鄭於定方中皆以此知之也然鄭於其君之下云某篇某作者準其時之事而言之其作未必即此君之世作也何則文王之詩有在成王時作者是不必其時即作也春秋之義未踰年不成君而州吁以春弑君九月死於濮不成君而得有詩者以其已在君位百姓蒙其惡故得作詩以刺之也柏舟共姜自誓不為其伯政教之所及所以為武公詩義當武公之時非其伯政教之所及所以為武公詩

毛詩疏

卷二十二 六

及古蜀



也諸變詩一君有數篇者大率以事之先後為次故衛宣公先烝於夷姜後納伋妻邶詩先匏有苦葉後次新臺是以事先後為次也舉此而言則其餘皆以事次也牆有茨鶉之奔奔皆刺宣姜其篇不次而使桑中間之則編篇之意或以事義相類或以先後相次序注無其明說難以言之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

側傳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者

見侵害傳柏木名頃音傳柏舟五章章六句傳不

以仁人不遇嫌其不得進仕故言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以言亦汎其流明與小人並列也言不能奮飛是在位不忍去也穀梁傳曰遇者何志相得是不得君志亦為不遇也二章云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是君不受已之志也四章云觀閔既多受侮不少是賢者見侵害也

名 言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傳興也汎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為

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傳云舟載渡物者今

不用而與眾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

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傳汎汎流貌

貌者此從傳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傳耿耿猶微微也隱

痛也傳云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傳耿古幸

無酒以敖以遊傳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傳敖

作遨五傳汎彼至以遊傳正義曰言汎然而流者是

羔反傳汎彼木之舟此柏木之舟宜用濟渡今而

不用亦汎汎然其與眾物俱流水中而已以興在列位者是被仁德之人此仁德之人宜用輔佐今乃不

毛詩流

卷二二七

及古詩

柏舟首章作柏木名三按流名

而 言



度下一作知字

用亦與衆小人並列於朝而已。仁人既與小人並列，恐其害於已，故夜徹徹然不能寐。如人有痛疾之憂，言憂之甚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而忘此憂。但此憂之深，非敖遊可釋也。○**傳**汎流至濟渡。正義曰：竹竿云：檜楫松舟，菁菁者莪云：汎汎楊舟，則松楊皆可為舟。言柏木所以宜為舟者，解以舟喻仁人之意。言柏木所以宜為舟，猶仁人所宜為舟者，解以舟喻仁人之意。言以宜為官，非謂餘木不宜也。**我心匪鑿，不可以茹。****傳**鑿，所以察形也。茹，度也。○**傳**云：鑿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偽。我心非如是鑿，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傳**監木又作鑿，甲暫反。鏡也。茹，如亦外內，心度知之。○**傳**預反。徐音如。庶反。度，待洛反。下同。**亦有兄弟，不可以據。****傳**據，依也。○**傳**云：兄弟至親，當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為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

道謂同姓臣也。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傳**彼，彼兄弟。

蘇路反。怒，協韻。乃路反。**傳**我心至之怒。正義曰：仁人不過，故然不可以茹也。我心則可以茹。何者？鑿之察形，但能知外之方圓白黑，不能度知內之善惡真偽。我心則可以度知內之善惡，非徒如鑿然。言能照察物者，莫明於鑿。今已德則踰之，又與君同姓，當相據依。天下時亦有兄弟，不可以據依者，猶尚希耳。庶君應不然，何由亦不可以據乎？我既有德，又與君至親，而不遇我，薄往君所愬之，反逢彼君之患怒，不受已志也。○**傳**責之至姓臣。正義曰：此責君而言兄弟者，此仁人與君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責之。言兄弟者，正謂君與已為兄弟也。故逢彼之怒，傳曰：彼彼兄弟，正謂逢遇君之怒也。君為兄弟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傳**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傳**云：言已心志



温下一有怒字

主

堅平過於石席。○卷眷勉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傳君

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

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傳云稱已威儀如此者

言已德備而不遇所以温也。○棣本或作逮同。徒帝

也。儼魚檢反。本或作。既我心至可選。正義曰：仁人

嚴音同。數色土反。於君言我心非如石然。石雖堅尚可轉。我心堅不可

轉也。我心又非如席然。席雖平尚可卷。我心平不可

卷也。非直心志堅平過於石席。又有儼然之威。俯仰

之儀。棣棣然富備其容。狀不可具。數內外之稱其德

如此。今不見用。故已所以怨。君子至可數。正義曰：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解經之威也。禮容俯

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論語曰：君子正其衣冠。尊

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左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

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是也。言威儀棣棣然富備而

閑曉。貫習為之。又解不可選者。物各有其容。遭時制

宜不可數。昭九年左傳曰：服以旌禮。憂心悄悄。愠于

羣小。○傳愠怒也。悄悄憂貌。○傳云羣小眾小人在君側

者。○愠七小反觀閔既多受侮不少。○傳閔病也。○觀

反本或作邁。侮音武。徐又音茂。靜言思之。寤辟有標。○傳靜安也。辟拊

心也。標拊心貌。○傳云言我也。○辟本又作擘。避亦

憂心至有標。正義曰：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

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又小人見困病於我。既多又

我受小人侵侮不少。故怨之也。既不勝小人所侵害

故我於夜中安靜而思念之。則寤覺之中拊心而標

然。言怨此小人之辭。言受從已受彼之稱耳。○傳標拊心貌

毛詩疏

卷二十九

及古周



任下一有用字

常

一作憤亂垢辱

君上一有仁字

平言疏

卷二十一

漢書

○正義曰辟既為拊心即云有標故知標拊心貌謂拊心之時其手標然日居月諸胡迭而微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

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或晉同云或也心之憂矣如匪

澣衣傳如衣之不澣矣云衣之不澣則憤辱無照察澣戶管反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傳不能如鳥奮

翼而飛去云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日居至奮飛○正義曰日當常明月即有虧今日何為與月更迭而虧傷乎猶君何為與臣更迭而屈伸乎日實無虧傷但以日比君假以言之耳君既失道小人縱恣仁人不遇故心之憂矣如不澣之衣衣之

毛詩疏

卷二十一

及古聞

不澣憤辱無照察似已之憂煩憤無容樂仁人憂不自勝言我安靜而思君惡如是意欲逃亡但以君臣之故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鳥能擇木故取譬焉○日君至月然○正義曰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則日月陰陽之象故隨尊卑為日兄日姊月又喻兄姊以其陰陽之象故隨尊卑為喻居諸者語助也故日月傳曰日乎月乎不言居諸也檀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語助也左傳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是居諸皆不為義也微謂虧傷者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註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是也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以爲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以經責日云何迭而微是日不當微也若食則日月同有何責云胡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彼十月之交陳食事故微謂食與此別○臣不至之至○正義曰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以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論語註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



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明同姓之臣有得去之道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箋** 綠當為祿故作祿轉作綠字之誤也莊姜莊公

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

嬖而州吁驕○綠毛如字綠東方之間色也鄭改

註上僭皆同僭廢念反吁況于反論 綠衣四章

法云賤而得愛曰嬖嬖卑也嬖也 是詩正義曰作綠衣詩者言衛莊姜傷已也

今

下母一作妾

掌

母嬖補計反補

被寵遇是故而作是詩也四章皆傷辭此言而作是詩及故作是詩皆序作詩之由不必即其人白作也故清人序云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非高克自作也雲漢云百姓見憂故作是詩碩人云國人憂之而作是詩即國人惡之而作是詩碩人云國人憂之而作是詩即國人惡之而作是詩碩人云國人一端不得為例也○綠當至吁驕○正義曰必知綠誤而祿是者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綠衣言色明其誤也內司服註引雜記曰夫人復稅衣祿翟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祿衣言祿衣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綠衣者實作祿衣也以此言之內司服無祿衣而禮記有之則祿衣是正也彼綠衣宜為祿衣故此綠衣亦為祿衣也詩者詠歌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為喻故知當作祿也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是齊女姓姜氏也又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州吁之母嬖也又曰有寵而好兵石碏諫曰寵



下字下有服也二字

馬赤

而不驕鮮矣是州吁驕也定本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也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

興也綠間色黃正色

云祿兮

衣兮者言祿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祿衣次之次之者眾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皆以素紗為裏今

祿衣反以黃為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僭

音里

闕間廁之間鞠居六反言如菊花之色也又去六反言如麴麴之色王后之服四曰鞠衣色黃也展知彥反字亦作禮音同王后之服五曰禮衣

毛氏云融皆云色亦鄭云色白紗音沙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

毛以間色

綠兮至其已

之綠不當為衣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今綠兮乃為以興今妾兮乃蒙寵兮不正之妾今蒙寵而顯正嫡夫人反見疏遠而微綠衣以邪干正猶妾以賤陵貴夫為婦人之服有祿衣今見妾上僭因以祿衣失制喻嫡妾之亂言祿兮衣兮祿衣自有禮制當以素紗為裏今祿衣反以黃為裏非其制也以喻賤兮妾兮賤妾自有定分當以謙恭為事今賤妾反以驕僭為事亦非其宜妾之不可陵尊猶衣之不可亂制汝賤妾何為上僭乎餘同

毛詩流

卷二十二

及古



掌王后之六服。禕衣、綌、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素紗。  
 注云：后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祀先公，則服綌。翟祭  
 羣小祀，則服闕翟。后以三翟為祭服。夫人於其國，衣  
 服與王后同，亦三翟為祭服。眾妾不得服之。故鞠衣  
 以下，眾妾以貴賤之等服之也。內司服又曰：辨外內  
 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祿衣、素紗。注云：內命婦之服，鞠  
 衣、九嬪之服。展衣，世婦也。祿衣，女御也。鄭以經稱命婦  
 之服，王之三夫人與諸侯夫人名同，則不在命婦之  
 中矣。故注云：三夫人其闕翟以下乎？自九嬪以下三  
 等，故為此也。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明鞠衣以下  
 眾妾各以其等服之可知也。此服既有三，則眾妾亦  
 分為三等。蓋夫人下，姪姊鞠衣，二媵展衣，其餘祿衣  
 也。知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者，以上冠禮陳襲於房  
 中，爵弁服皮弁服，祿衣以祿衣當玄端，玄端黑，則祿衣亦  
 黑也。故內服注以男子之祿衣黑，則知婦人之祿衣亦  
 黑也。又子羔之襲，祿衣纁，袞用纁，則展衣白，鞠衣  
 矣。祿衣既黑，以四方之色逆而差之，則展衣白，鞠衣

黃可知，皆以素紗為裏者，以周禮六服之外，別言素  
 紗，明皆以素紗為裏也。今祿衣反以黃為裏，非其制。  
 故以喻妾上僭也。然則鞠衣展衣，亦不得以黃為裏。  
 為裏，獨舉祿衣者，詩人意所偶言，無義例也。  
**綠兮**  
**衣兮**  
**綠衣黃裳**  
**傳**  
 上曰衣，下曰裳。  
 云：婦人之服不  
 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黃，喻亂嫡妾之禮。  
 本亦作適。綠衣黃裳。毛以為問色之綠，今為衣  
 同。丁歷反。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為裳而處下，以興  
 不正之妾。今蒙寵而尊，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卑。前以  
 表裏與幽顯，則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  
 而莊公禮遇有薄厚也。鄭以婦人之服不殊裳，祿衣  
 當以黑為裳，今反以黃為裳，非其制。以喻賤妾當以  
 謙恭為事，今反上僭為事，亦非其宜。婦人至同  
 色。正義曰：言不殊裳者，謂衣裳連，則色同。故云  
 上下同色也。定本集註皆云：不殊衣裳，喪服云：女子  
 于在室，為父布總，箭筓，髮衰三年，直言衰，不言裳，則

毛詩流

卷之二十三

及古



古故

毛詩

卷之十一

泂

裳與衰連故註云不言裳者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也知非吉凶異者士昏禮云女次純衣及禮記子羔之襲祿衣纁衽為一稱譏襲婦服皆不言裳是吉服亦不殊裳也若男子朝服則緇衣素裳喪服則斬衰素裳吉凶皆殊衣裳也

心之憂矣曷維其亡云亡之言忘也綠

兮絲兮女所治兮傳綠末也絲本也箋云女女妾上

潛者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為也而女反亂之

亦喻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衣織

故本於絲也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行下孟反下同以上時掌反衣織於既反下音志

我思古人俾無訖兮傳俾使訖過也箋云古人謂制

禮者我思此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心善之也

○俾卑爾反沈必履反訖音尤綠兮至訖兮毛本或作尤差初賣反又初佳反以爲言綠兮而由

於絲兮此女人之所治以與使妾兮而承於嫡兮此

莊公之所治由絲以爲綠即綠爲末絲爲本猶承嫡

而使妾則妾爲卑而嫡爲尊公定尊卑不可亂嫡女

治絲本末不可易今公何爲使妾上僭而令尊卑亂

乎莊姜既見公不能定尊卑使已微而妾顯故云我

思古之君子妻妾有序自使其行無過差者以莊公

不能然故思之○鄭言爲祿衣兮當先染絲而後製

衣是汝婦人之所爲兮汝何故亂之先製衣而後染絲

使失制度也以與嫡在先而尊貴妾在後而卑賤是

汝賤妾之所爲汝何故亂令妾在先而尊嫡在後而

卑是亂嫡妾之禮失本末之行莊姜既見此妾上僭

違於禮制故我思古制禮之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

之行著禮令下不僭上故思之○傳綠末絲本○正

義曰織絲而爲繒染之以成綠故云綠末絲本以喻

毛詩

卷之十一

泂

妾卑嫡尊也上章言其反幽顯此章責公亂尊卑○

女妾至於絲○正義曰以此詩傷妾之僭已故知



汝汝妾之上僭者大夫以上衣織故知先染絲後製  
衣染絲製衣是婦人之事故言汝所治為也此衣非  
上僭之妾所自治但衣者婦人所作假言衣之失製  
以喻妾之上僭耳故汝上僭之妾言汝反亂之喻亂  
嫡妾之禮也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本末  
者以先染絲為本後製衣為末大意與毛同但毛以  
染綠為末箋以製衣為末耳箋亦以本喻嫡以末喻  
妾故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又解本絲之  
意由大夫以上衣織故本之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織  
士不得明大夫以上得也染人掌染絲帛染絲謂衣  
織者也  
**緝兮綌兮淒其以風**  
**傳**淒寒風也  
**箋**云緝綌所  
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  
**西**淒也  
**反**  
**我思古人實**  
**獲我心**  
**傳**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也  
**箋**云古之聖人  
制禮者使夫婦有道妻妾貴賤各有次序  
**疏**緝今至  
我心。

毛以為緝兮綌兮當服之以暑時今用之於淒其以  
風之日非其宜也以與嫡兮妾兮當節之以禮今使  
之亂然以亂之亦非其宜也言緝綌不以當暑猶嫡  
妾不以其禮故莊姜云我思古之君子定尊卑實得  
我之心。鄭以為言緝兮綌兮不以當暑今以待淒  
然寒風失其所以與賤兮妾兮所以守職今以上僭  
於尊位亦失其所以與賤兮妾兮所以守職今以上僭  
次序令妾不得上僭者實得我之心也。  
**傳**淒寒風  
以風故云寒風也。  
**傳**古之君子。正義曰傳以章  
首二句皆責莊公不能定其嫡妾之禮故以為思古  
之君子謂能定尊卑使妻妾次序者也。  
**傳**古之聖  
人制禮者。正義曰箋云上二句皆責妾之上僭故  
以為思古之聖人制禮者使貴賤有序則妾不得上  
僭故  
思之。

綠衣四章章四句

以



古本燕作鷁經註同

詩上右是字

兒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

名完莊姜以為已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

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已志

反戴嬀居危反戴謚也嬀陳姓也完字又作兒俗

音丸卽衛桓公也殺如字又申志反見賢通反

燕燕四章章六句至歸妾正義曰作燕燕詩

者言衛莊姜送歸妾也謂戴嬀大歸莊姜送之

經所陳皆訣別之後述其送之之事也

至已志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

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

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

四年春秋州吁殺桓公經書弑其君完是莊姜無子

完立州吁殺之之事也由其子見殺故戴嬀於是

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越禮遠送於野作

此詩以見莊姜之志也知歸是戴嬀者經云先君

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母不當軒歸雖歸非

莊姜所常送歸明桓公死後其母見子之殺故歸

莊姜養其子同傷桓公之死故泣涕而送之也言

大歸者不反之辭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於齊

左傳曰大歸也以歸寧者有時而反此卽歸不復

來故謂之大歸也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為夫人

而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弟亦

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

之立為太子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

言又娶於陳不言為夫人世家云又娶陳女為夫

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為已

子不言其死云完母死亦非也然傳言又娶者蓋

謂媵也左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此

陳女得媵莊姜者春秋之世不能如禮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傳

燕燕，鷁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

羽

云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與戴嬀將歸，顧視

毛詩疏

卷二十二 十六

及古閣

言 于往也

于往也



其衣服。○差楚雀反。又楚宜反。池如字。馭音乙。本又作乙。郭烏拔反。之子于歸遠

送于野。○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

郊外曰野。○云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

乃至子野者。舒已憤盡已情。○野如字。協韻羊汝反。疏云。協句宜音時。預反。

後放此憤。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瞻視也。反徐又音

符粉反。○燕燕至如雨。正義曰。燕燕往飛之時必舒張

弟。○其尾翼以興戴媽將歸之時亦顧視其衣服既

視其衣服從此而去。是此去之子往歸於國。我莊姜

遠送至於郊外之野。既至於野與之訣別已而彼

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如雨。然

也。上二句謂其將行。次二句言已在路。下二句言既

訣之後。○燕燕馭。正義曰。釋鳥云。鶴周燕燕馭

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鶴周各燕燕。又名馭。郭璞曰

一名玄鳥。齊人呼馭。此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

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也。馭乙字異音義同。郭

氏一音烏拔反。○差池至衣服。正義曰。差池者

往飛之貌。故云舒張其尾翼實翼也。而兼言尾者以

飛時尾亦舒張故也。鳥有羽翼猶人有衣服。故知以

羽之差池。喻顧視衣服既飛而有上下。故以頡之頡

之。喻出入前却。既上下而有音聲。故以上下其音。喻

言語大小。取譬連類。各以其次。○婦人送迎不出

門。正義曰。僖二。燕燕于飛。頡之頡之。飛而上曰

頡。飛而下曰頡。○云頡頡與戴媽將歸出入前却。頡

戶結反。頡戶郎反。上。○飛而至曰頡。正義曰

時掌反。篇內皆同也。○此及下傳上音下音皆無文

以經言往飛之時頡之頡之。明頡頡非一也。故知上

曰頡。下曰頡。下經言下上其音。音無上下。唯飛有上

下耳。知飛而上為音曰上。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將

毛詩疏

卷二十七

及古閣

毛詩疏



行也。云將亦送也。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傳**佇立，久

立也。呂反。佇，直。燕，燕于飛，下上其音。**傳**飛而上曰上音，

飛而下曰下音。云下上其音，與戴媽將歸言語感

激聲有大小。激，經。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傳**陳在衛

南。南，如字。沈云：協，右宜乃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南，反。今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傳**仲，戴媽字也。任，大

塞，瘞淵深也。云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

友睦，婣任恤。任，入林反。沈云：鄭而鳩反。塞，瘞於例

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傳**惠，順也。云溫，謂顏色和也。

一本實是也三字在註  
中有箋云二字

瘞一作瘞 有

淑善也。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傳**勗，勉也。云戴媽思

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義。寡人莊

姜白謂也。勗，凶玉反。仲氏，至寡人。正義曰：莊

及其言語，乃稱其字。言仲氏有大德行也。其心誠實

而深遠也。又終當顏色溫和，且能恭順，善自謹慎。其

身內外之德，既如此，又於將歸之時，思先君之故，勸

勉寡人以禮義也。鄭唯任字為異。言仲氏有任之

德，能以恩相親信也。仲戴至任大。正義曰：婦

人，不以各行。今稱仲氏，明是其字。禮記男女異長，注

云：各自為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任，大釋。詰文也。定

本任大之下，云塞瘞也。俗本塞實也。任者，至任

恤。正義曰：箋以此二句說戴媽之操行，故知為任

恤。言其能以恩相親信也。故引六行之任，以證之。周

禮，泮云：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

嫻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於憂貧。戴媽至

當疑常訊

仲下一有  
氏字







接

不及我以故處也。雖倒義與鄭同，但鄭順經文，故似與傳異耳。○是其至定完。正義曰：此本傷君不答於已，言夫婦之道尚如是，於眾事何能有所定乎？然則莊公是不能定事之人。鄭引不能定事之驗，謂莊公不能定完者，隱三年左傳曰：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不禁，石碏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是公有欲立州吁之意，故杜預云：完雖為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為太子也。左傳唯言莊姜以為已子，不言為太子，而世家云：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非也。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傳：冒，覆也。云：覆猶照臨也。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傳：不及我以相好。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相好之恩情，甚於已薄也。○好呼報反，註同。胡能有定，寧不我報。傳：盡婦道而不得報。日居月諸，出自

東方

傳

日始月盛，皆出東方。

傳

云：自從也。言夫人當

盛之時，與君同位，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傳

音聲良

善也。

傳

云：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也。

○語魚

胡能有

定，俾也可忘。

傳

云：俾，使也。君之行如此，何能有所定

使是無良可忘也。

傳

日居至可忘。正義曰：言日乎

東方，言月盛之時，有與日同，以興國君也。夫人也。國君之平常，夫人之隆盛，皆乘其國事。夫人之盛時，亦當與君同。如此是其常，今乃如之人，莊公會無良善之德音，以處語夫人，是疏遠已不與之同位，失月配日之義。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之行，可忘也。○日始至東方。正義曰：日月雖分照晝夜，而日恆明，月則有盈有闕，不常盛。盛則與日皆出東方，猶君與夫人雖各聽內外，而君恆伸，夫人有屈有



不循

而

毛詩

卷之十一

終風

仲伸則與君同居尊位故箋云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無善至於我。正義曰如箋所云則當倒讀云無良德音謂無善恩意之音聲處語我夫人也。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

母兮畜我不卒。云畜養卒終也。父兮母兮者言已

尊之如父又親之如母乃反養遇我不終也。胡能有

定報我不述。述循也。云不述不循禮也。亦作術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

正猶止也。終風四章章四句至不能正。正義曰暴與難一也。遭困窮是足難

之事故上篇言難見侮慢是暴戾之事。故此篇言暴此經皆是暴戾見侮慢之事。

日 惡下有悼字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興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

侮之也。云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興者喻州吁之

為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其在莊

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之。是無敬心之甚。終風韓

也。謔浪笑敖。言戲謔不敬。韓詩云起也。笑本又作

反。敖五報反。中心是悼。云悼者傷其如是然而

已不能得而止之。終風至是悼。正義曰言天既

州吁既不善而其間又有甚惡在我莊姜之傍顧視

我則反笑之。又戲謔調笑而敖慢已莊姜無如之何。

中心以是悼傷其不能止之。暴疾。正義曰

釋天云日出而風為暴孫炎曰陰雲不興而大風暴

毛詩充 卷之十一 終風



毛詩疏

卷二之一

漢古閣

起然則為風之暴疾故云疾也。傳言戲謔不敬。正義曰釋詁云謔浪笑敖戲謔也。舍人曰謔戲謔也。浪意萌也。笑心樂也。敖意舒也。戲笑邪戲也。謔笑之貌也。郭璞曰謂調戲也。此連云笑敖故為不敬。淇與云善戲謔兮終風且霾。傳霾雨土也。又莫戒反雨于明非不敬也。終風且霾。傳言時有順心也。變云肯可也。雨土為霾。惠然肯來。傳言時有順心也。變云肯可也。

有順心然後可以來至我旁不欲見其戲謔。如字古

協思韻多音。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傳人無子道以來

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變云我思其如是心

悠悠然。如字。我思。傳風且又有暴甚雨土之時以興州

吁常為不善又有甚惡志怒之時。州吁之暴既如是又不肯數見莊姜時有順心然後肯來雖來復侮慢

之與上互也。州吁既然則無子道以來事已莫來也。由此已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是莫往也。今既莫往莫來。母子恩絕。悠悠然我心思之。言思其如是則悠悠然也。鄭唯惠然肯來為異。以上云顧我則笑是其來無順心。明莊姜不欲其來且州吁之暴非有順心肯來也。故以為若順心則可來我傍。既無順心不欲見其來而戲謔也。傳霾雨土。正義曰釋天云風而雨土為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傳人無至加之。正義曰以本由于不事已已乃不傳以母道往加之。故先解莫來後解莫往。經先言莫往者蓋取。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傳陰而風曰曠。變云有又也。既竟日風且復曠不見日矣而又曠者喻州

吁闇亂甚也。復扶富反。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傳嚏

嚏也。云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

毛詩疏

卷二之一

及古閣



建本又作寔又作寔

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  
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寔本又作嚏又作嚏  
善竹利反又丁四反又  
豬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嚏音都麗反劫也居業  
反本又作跽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崔云毛訓走為  
故今俗人云欠欠故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  
志倦則故案音丘據反玉篇云欠欠張口也咳開愛  
反。○寔終風至則嚏。毛以為天既終日風且復陰而  
復怒而甚不見日光矣而又嚏以興州吁既暴如是不善且  
姜言我寤覺而不能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嚏跽  
而不行。○鄭唯下一句為異具在箋。○寔陰而風曰  
嚏。○正義曰釋天文孫炎曰雲風嚏日光。○寔既竟  
至亂甚。○正義曰此州吁暴益甚故見其漸也言且  
嚏者且陰往嚏日其陰尚薄不見日則曰嚏也復云  
嚏則陰雲益甚天氣彌闇故云喻州吁之闇亂甚也。  
以且嚏已喻其闇又嚏彌益其闇故云甚也。○寔嚏

路。○正義曰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嚏劫而不  
行。○寔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註並同。○寔嚏讀至遺  
語。○正義曰內則云子在父母之所不敢噦噦嚏咳  
此讀如之也言汝思我心如是解經之願也言我則  
嚏解經言則嚏也稱俗人云者以俗之所傳有驗於  
事可以取之左傳每引諺曰詩稱人亦有言是古有  
用俗。○寔嚏其陰。○寔如常陰嚏然。○寔其雷。○寔暴若  
震雷之聲。○寔然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寔懷傷也。  
云懷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女音汝下同  
疑者更出。○寔嚏至則懷。○毛以為天既嚏然其  
虺虛鬼反。○寔常陰又虺然其震雷也以興州吁之  
暴如是故莊姜言我夜覺恆不寐願以母道往加之  
我則傷心。○寔唯下句為異言汝州吁思我心如是  
我則安。○寔如常陰嚏然。○正義曰上終風且嚏  
且其間有嚏時不常陰此重言嚏連云其陰故云



常陰也言暄復暄則陰暄之甚也爾雅云陰而風為暄則此暄亦有風但前風有不陰故暄連終風此則常陰故直云暄有風可知也。○暴若至虺然。○正義曰雷雨則殷殷然此喻州吁之暴故以為震雷奮擊之聲虺虺然十月之交曰燁燁震電皆此類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

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將者將兵以

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

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

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

子同

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

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

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

人伐鄭是也伐鄭在魯隱四年將于亮反註將者同殤音傷馮本

亦作憑皮水反蔡從擊鼓五章章四句至無禮

才用反下陳蔡從同正義曰作擊鼓詩者怨

州吁也由衛州吁用兵暴亂乃使其大夫公孫文

仲為將而興兵伐鄭又欲成其伐事先告陳及宋

與之俱行故國人怨其勇而無禮怨與刺皆自下

怨上之辭怨者情所恚恨刺者責其愆咎大同小

異耳故論語註云怨謂刺上政譜云刺怨相尋是

也言用兵暴亂者阻兵而安忍暴虐而禍亂也古

者謂戰器為兵左傳曰鄭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

曰無以鑄兵兵者人所執因號人亦曰兵左傳曰



敗鄭徒兵此箋云將者將兵是也然則此序云用兵者謂用人兵也經云踊躍用兵謂兵器也國人怨其勇而無禮經五章皆陳兵役之怨辭○將者至隱四年○正義曰知將兵伐鄭者州吁以隱四年春弑君至九月被殺其中唯夏秋再有伐鄭之事此言州吁用兵暴亂是伐鄭可知時無伐陳之事而經序云平陳與宋傳有告宋使除君害之事陳侯又從之伐鄭故訓平為成也告陳與宋成其伐事也春秋曰以下皆隱四年左傳文也引之以證州吁有伐鄭先告陳之事也未言在魯隱四年者以州吁之立不終此年唯有此伐鄭之事上直引傳曰其年不明故又詳之也宋殤公之即位公子馮所以出奔鄭者殤公宋穆公之兄子公子馮則其子也穆公致位於殤公使馮避之出居於鄭也鄭人欲納之欲納於宋以為君也先君之怨服杜皆云隱二年鄭人伐衛是也譜依世家以桓公為平王三十七年即位則鄭以先君為桓公矣服虔云莊公非也言求寵於諸侯者杜預云諸

侯雖篡弑而立既列於會則不得復討欲求此寵也言以除君害者服虔云公子馮將為君之害言以賦與陳蔡從者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正謂以兵從也傳又說衛州吁欲和其民宋殤公欲除其害故二國伐鄭所以陳蔡亦從者是時陳蔡方親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春秋之例首兵者為主今伐鄭之謀州吁為首所以衛人敘於陳蔡之下者服虔云衛使宋為主使大夫將故敘衛於陳蔡下傳唯云告宋使為主此箋先言告陳與宋者以陳亦從之衛告可知但傳見使宋為主故不言告陳之事此言平陳與宋故箋兼言告陳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鏜然擊鼓聲也使眾皆踊躍用

兵也云此用兵謂治兵時○鏜吐土國城漕我獨

南行漕衛邑也云此言眾民皆勞苦也或役土



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  
 尤勞苦之甚。音曹擊鼓至南行。正義曰言州吁  
 此鼓其聲鏗然使士眾皆踊躍用兵也。軍士將行以  
 征伐為苦言今國人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  
 我獨見使南行不得在國也。鏗然至用兵。正  
 義曰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闐字雖異音實同也。左傳  
 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又曰金鼓以聲氣故先擊  
 其鼓而眾皆踊躍用兵也。此用兵謂治兵時。  
 正義曰以下始云從孫子仲在路之事故知此謂治  
 兵時。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漕衛  
 邑。正義曰定之方中序云野處漕邑載馳序云露  
 於漕邑是也。此言至之甚。正義曰州吁虐用  
 其民此言眾民雖勞苦猶得在國已從征役故為尤  
 苦也。禮記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註云力  
 政城郭道渠之役則戎事六十始免輕於土功而言  
 尤苦者以州吁用兵暴亂從軍出國恐有死傷故為

子

尤苦土國城漕雖用力勞苦無死傷之患故優於兵  
 事也。若力政之役則二十受之五十免之故韓詩說  
 二十從役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是也。戎事則韓詩  
 說曰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是  
 也。蓋力政用力故取丁壯之時五十年力始衰故早  
 役之早捨之戎事當須閑習三十乃始從役未六十  
 年力雖衰戎事希簡猶可以從軍故受從孫子仲平  
 之既晚捨之亦晚戎事非輕於力役也。  
**陳與宋** 傳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宋。傳云仲  
 字也。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  
 蔡從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傳憂心忡忡然。傳云以猶  
 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  
 之。忡勑。傳從孫至有忡。正義曰國人從軍之士  
 忠反。傳云我獨南行從孫子仲成伐事於陳與



曰一作爲

宋成伐事者先告陳使從於宋與之俱行也當往之時不於我以告歸期不知早晚得還故我憂心仲仲然豫憂不得歸也。○孫子至文仲。○正義曰經敘國人之辭既言從於文不得言公孫也箋云子仲字仲長幼之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諡也國人所言時未死不言諡序從後言之故以諡配字也。○憂心仲仲然。○正義曰傳重言仲仲者以仲爲憂之意宜重言之出車云憂心仲仲是也。○與我至豫憂之。○正義曰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是與之歸期也故云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解言不得歸期之意也言兵凶事者戰有必死之志故云凶也。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云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喪息浪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山木曰林。○云于於也求不還

者及亡其馬者當於山林之下軍行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得之。○處昌慮反。○爰居至之下。○正義曰近附近之近。○從軍之士懼不得歸言我等從軍或有死者病者有亡其馬者則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若我家人於後求我往於何處求之當於山林之下以軍行必依山林死傷病亡當在其下故令家人於林下求之也。○有不還者。○正義曰此解從軍之人所以言爰居爰處者由恐有不還者也言爰喪其馬者恐有亡其馬者故也。○不還至馬乎。○正義曰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死傷及病兼步卒亡其馬唯甲士耳。○軍行至得之。○正義曰以軍行爲所取給易必依險阻故於山林也是以肆師云祭兵於山川註云蓋軍之所依止也求其故死生契闊與子成處謂求其所依止之處近於得之。○說契闊勤苦也說數也。○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

毛詩疏

卷二十七

及古開



死也生也相與處艱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

志在相存救也契本亦作挈同苦結反闕若活反韓詩云約束也說音悅數色王反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傳偕俱也傳云執其手與之約

誓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幾俱免於難約如字又於妙

反下同一本作與死生至偕至毛以為從軍之

之約誓難乃旦反士與其伍約云我今死也生也

其處契闕勤苦之中親莫是過當與子危難相救成

手殷勤約誓庶幾與子俱得保命以至於老不在軍

陳而死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

契闕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

此似述毛非毛旨也卒章傳曰不與我生活言與是

軍伍相約之辭則此為軍伍相約非室家之謂也鄭惟成說為異言我與汝共受勤苦之中皆相悅愛

故當與子成此相悅愛之恩志在相救餘同契

闕勤苦正義曰此敘士眾之辭連云死生明為從

軍勤苦之義則契闕勤苦之狀從軍至伍約

正義曰大司馬云五人為伍謂與其伍中之人約束

也軍法有兩卒師旅其約亦可相及獨言伍者以執

手相約必與親近故昭二十一年左傳曰不死伍乘

軍之大刑也是同伍于嗟闕兮不我活兮不與我

相救故舉以言之于嗟闕兮不我活兮不與我

生活也云州吁阻兵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

叛親離軍士棄其約離散相遠故吁嗟歎之闕兮女

不與我相救活傷之遠于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傳

洵遠信極也云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

洵亦遠也信毛音申案信即古伸字也鄭如字于

洵亦遠也信毛音申案信即古伸字也鄭如字于

洵亦遠也信毛音申案信即古伸字也鄭如字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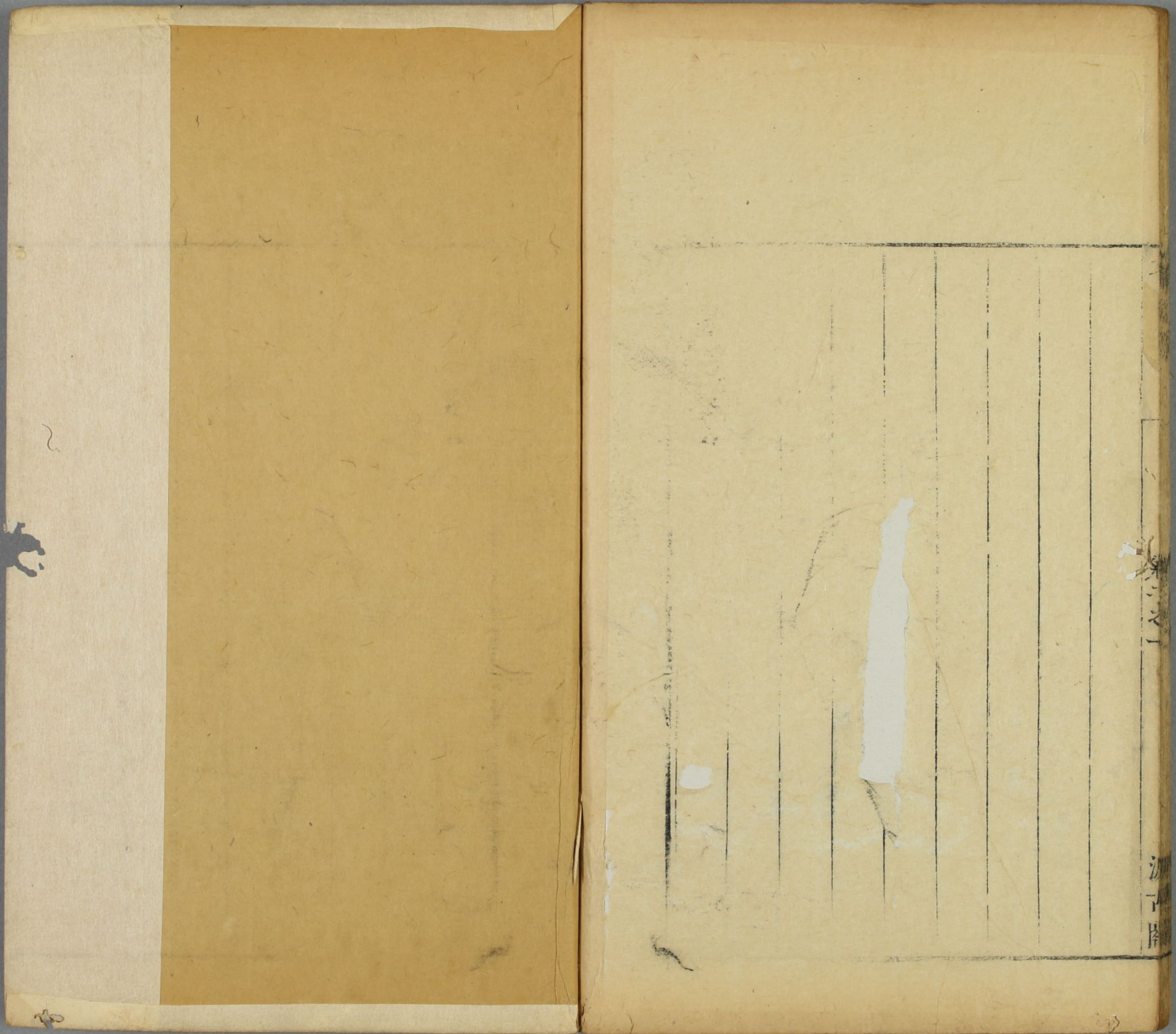
至信兮。毛以為既臨伐鄭軍士棄約而乖散故其在軍之人歎而傷之云于嗟乎此軍伍之人今日與我乖闕兮不與我相存救而生活兮又重言之云于嗟乎此軍伍之人與我相疏遠兮不與我相存救使性命得申極兮乖闕與疏遠及性命不得申極與不得生活兮一也下句配成上句耳。鄭唯信兮為異言從軍之人與我疏遠不復與我相親信由不親信故不與已相救活義相接成也。州吁至傷之。正義曰隱四年左傳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杜預云恃兵則民殘民殘則眾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然則以州吁恃兵安忍故眾叛親離由是軍士棄其約散而相遠是以在軍之人傷其不相救活也。州吁不自行言州吁阻兵安忍者以伐鄭之謀州吁之由州吁暴虐民不得用故眾叛親離棄其約束不必要州吁自行乃致此也。案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則不戰矣而軍士離散者以其民不得用雖未對敵亦有離心故有闕兮洵兮之歎也。信極。正義曰信

古伸字故易曰引而信之伸  
卽終極之義故云信極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三書範  
三十一  
九  
夏六月





湖  
下  
岸



吳謙飯齋